

長阿含經漫筆

鍾錦

筆漫經阿含長

鍾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長阿含經》漫筆/鍾錦著.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0932-3

I. ①長… II. ①鍾… III. ①阿含—研究 IV. ①B9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142789號

《長阿含經》漫筆

著者: 鍾錦

責任編輯: 繆宏才

封面設計: 周清華

出版發行: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號 電話63875741 郵編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照排: 上海歸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印刷: 山東鴻君杰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開本: 889×1194毫米 1/32開

印張: 3.875

印字數: 43千字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932-3/B·114 定價: 30.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普陀山佛學叢書》編纂委員會

顧問

忻海平

道慈

邱平海

潘德榮

主編

會間

編委（按名氏音序排列）

陳宏成

定明

黃曙輝

會間

界定

戒修

淨旻

羅顥

門肅

能進

如義

通了

惟航

心舉

信光

星月

袁德新

源流

湛空

張曉林

智宗

鍾錦

宗慧

宗柱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一

在佛教文化中，有一樁很值得自豪的事業，就是典籍的整理。佛教典籍，作為三寶住世的重要載體，自來受到教界、學界和廣大信眾的珍視。在佛陀涅槃後不久，就開始了第一次結集，可以看作是佛教典籍整理的源頭。從此之後，結集不斷進行。同時，佛教典籍也在增加——大乘經典的出現，諸類注疏的繁興，後世著述的湧現，儘管數量巨大，也都得到不斷地整理。只要看看各種不同的大藏經，就可以知道佛教典籍整理的成果是何等豐碩了。

這些整理工作的成績絕對令人驚歎。首先，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遍及寬廣的地域，產生了包羅宏富的藏經體系。世界上現存的大藏經有巴利語、漢文、藏文三大體系，有巴利語、漢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日文七種文字流傳。這還不包括只剩下少數零散貝葉本或紙寫本的早期梵文經典，以

及雖有刊刻卻未見傳世實物的契丹文大藏經。即使在世界文化史的範圍內，也很難看到如此宏富的典籍體系。其次，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貫穿着長久的歷史，各種體系的藏經都在不斷地完善着。就漢文大藏經來說，至遲在隋代，初期的手寫大藏經已經流傳。同時還有石刻藏經，如房山雲居寺就保存有從隋至明的各類石刻經版一萬五千餘塊。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北宋初年就出現了第一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此後，我國歷代官、私所修的大藏經，目前已知的計有二十一種。在國外編印的漢文大藏經也有九種：朝鮮的《高麗藏》、《初雕》、再雕兩種，日本的《弘安藏》、《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七種。目前，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正在分別編纂的《中華大藏經》和《佛光大藏經》，都力圖成爲能夠體現最新水準的新版大藏經。在我國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彙編，具有大藏經這樣不斷完善的歷程。比起數十部大藏經來，名聞遐邇的《四庫全書》顯得孑然孤立。

透過這些整理工作，使我們看到一代代佛教典籍整理者的虔敬和匠心。他們的虔敬，使得藏經的整理完全不藉外緣。俗話說，「盛世修典」，典籍的

整理總需要一個太平盛世提供種種物質的支援。但是，藏經的編修卻並不如是，即使在亂世，這個工作也不曾停頓。信仰給予了這個工作無量的支持，人世的滄海桑田又何足搖動？他們的匠心，卻又使得藏經的整理最爲善用外緣。只要利於佛教典籍的流傳，他們無不擇取。貝葉上，紙帛上，碑石上，佛教典籍無處不在。我們在最早的紙質印刷品上看到的，是佛經。我們現在能夠利用的最爲完善的中文典籍電子檢索系統，是大藏經。他們從未錯失時運所賦予的機緣。

正是有了他們的努力，佛教典籍得以大批保存，使後來虔誠求法的信衆得以親近法寶。「感恩」二字，對於他們實在顯得太輕太微薄。也許，最真切的「感恩」，應該是繼承他們的願望，將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隨着新的機緣不斷推出弘揚。就是出於這個信念，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啟動了這套《普陀山佛學叢書》的編輯工作。

我們首先希望能夠繼承前輩們編修藏經的傳統，盡力搜集整理未曾入藏的佛教典籍，逐步完成一個較爲系統的藏外文獻彙集。陸續進行近現代

佛教典籍注疏系列、巴利文梵文藏文佛教典籍翻譯系列、近現代佛學名著系列、海外佛學名著系列等的整理刊印，從多方面、多角度拓展藏經的內涵。

我們對於佛教面向新時代的機緣，也有一個自己的理解。儘管佛教一直給予中國文化以深遠的影響，但是佛學仍然需要走入中國學術的中心，發揮更爲關鍵的作用。或許，這就將出現在這個時代。爲了將佛教典籍整理引向學術路徑，我們有意展開如下工作：重視佛教典籍的版本價值，推出佛學善本叢刊；以觀音、天台宗文獻爲核心，對入藏典籍進行標校整理，提供既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又便於閱讀的新版本；編輯整理當代海內外的佛學論著，關注佛學研究的最新動態。

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將圍繞佛教典籍整理展開自己的教學科研，組織力量對重要的佛學典籍進行注釋。嘗試以乾嘉學派的客觀實證方法研治佛學典籍，提供能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理解佛學的可靠讀本。我們期待這一注經工作，能夠成爲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長期學術事業。

當然，這個設想是過於宏大了，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目前的實力。但是發

一個宏願，必將有一份動力。我們相信，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夠爲佛教典籍的長久流傳做一份貢獻。何況，普陀山自來就有的文化傳統，衆多善知識的熱心參與，都給了我們信心。同時，我們也熱忱期望，有更多的同道來參與這個事業。

法門無量誓願學。學佛法，必然從典籍開始。整理佛教典籍，將是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釋道慈

述於普陀山普濟禪寺 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

* 釋道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浙江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普陀山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普濟禪寺方丈，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二

《普陀山佛學叢書》即將出版，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以為，這件事的意義遠不止出版了一套叢書，而是從中體現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發展的新面貌。

普陀山承擔着半個亞洲的信仰，其得天獨厚的地位，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自豪，也是責任。編纂《普陀山佛學叢書》，體現了普陀山佛教協會對於發展普陀山這一不容推辭責任的主動擔當。在當今社會條件之下，佛教發展越來越需要提升文化的內涵，著書立說應當成爲振興正信佛教的一大重要任務。普陀山佛協在推動普陀山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將文化置於自己的視野中，是迎合時代主題的。擔任叢書編纂任務的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切實貫徹了佛協的精神。在他們的叢書構劃中，既有特別編輯獨具普陀山自身文化特色的《觀音藏》的願望，也有全面整理佛教文化典籍的抱負。而且，不止於對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也發心以整理典籍爲核心展開自己的學術

事業，服務於佛教的弘揚。我相信，他們的這項工作，必將積極促進普陀山的文化建設和未來發展。

這是普陀山發展中喜人的新面貌。之所以我非常贊賞並樂意支持他們的這項工作，是因為這項工作的意義特別重大。理理紛繁萬千的思路，想到要處理好的兩個辯證關係，也寫出來，大家共勉。

我首先想到的是社會和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我們中華民族正在穩步走向全面復興的道路上，舟山也已走進「新區」時代。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給予文化發展一個最佳的契機。佛教界當然也不例外。面對如此良好的社會發展機遇，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感到珍惜，想到回報。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一個辯證關係，社會給文化提供條件，文化也會促進社會的完善與發展。我們理應通過佛教文化的弘揚，為社會的完善與發展盡心盡力。普陀山的佛教界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普陀山已經超越了「香火興廟」的時期，應該認真考慮「文化興教」的問題了。發掘佛教文化對於當前社會建設的積極因

素，逐步消除「香火興廟」時期的消極因素，是佛教界在完善自身形象，促進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率先予以關注的。我看到在叢書的字裏行間，對此有所意識，有所覺悟。

還有傳承和發展的關係。叢書畢竟是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學術工作，文化自身的意義還是應該突出的。對於文化來說，傳承和發展也是辯證的。發展以傳承為基礎，傳承以發展為目標。我們不能急於求成，一味強調佛學院法師們自己的著書立說，首先應該宣導甘於在經典中的沉浸並不斷加深自身涵養的氛圍。叢書中對於大德先賢著述的整理，值得贊許。不過，決不能僅僅止步於此，我們殷切期待法師們能夠從前輩經典的沉浸中儘快超越，在新的學術環境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叢書中關於這一目標的設想，也盼望衆位法師念念不忘。

《普陀山佛學叢書》的出版，是個良好的開端。普陀山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卻是長期的歷程。它對於社會的積極促進，則是不斷的跋涉。

是為序。

忻海平*

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

* 忻海平，中共舟山市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統戰部部長。

目錄

《長阿含經》漫筆序	一
《長阿含經》漫筆	三
《大本經》	三
《遊行經》	七
《典尊經》	一六
《闍尼沙經》	一八
《小緣經》	二一
《轉輪聖王修行經》	二三
《弊宿經》	二六
《散陀那經》	二七
《衆集經》	二九
《十上經》	三〇

《增一經》	三一
《三聚經》	三二
《大緣方便經》	三三
《釋提桓因問經》	三五
《阿菟夷經》	三七
《善生經》	三九
《清淨經》	四〇
《自歡喜經》	四六
《大會經》	四九
《阿摩晝經》	五一
《梵動經》	五三
《種德經》	六七
《究羅檀頭經》	六八
《堅固經》	七〇

《俱舍論》……………七二

《三昧經》……………七三

《沙門果經》……………七六

《布吒婆樓經》……………七八

《露遮經》……………七九

《世記經》……………八〇

南海聽唄小集……………八三

《長阿含經》漫筆序

壬辰之歲，鍾氏子錦從予皈依，願言學法。鍾子嗜欲殊淺，惟好讀書，家中聚至數萬卷，怡然其中，不慕世間榮利。又復土木形骸，不自修飾，每爲人所輕。予主普陀講寺，鍾子時來講授，兼叩予問法。一日至齋堂，有居士疑其爲二十年前之王播也，殷殷囑勸。聞者咸笑，而鍾子自若。予因知其自有天機在，顧俗子莫識也。

鍾子居予寺，講授之餘，多與刻經校讎之役。雖頗勤苦，而其樂自在，常欣欣然有喜色。間來予室問法，論議之際，移晷不覺。予因知鍾子所學甚博，而尤耽思辨之學，不廢吟詠之事。假之數年，於佛學必有所造。

今年鍾子復來，袖稿一卷，曰：「此余癸巳、甲午間讀《長阿含經》之漫筆也，請師序之。」予展其卷，凡百餘篇，每篇皆以七言絕爲宗，刺取經文注其故實，更用四六短章釋其玄理。謂之曰：「子之所作，爲體固佳，奈綺語何？」鍾子正色曰：「否。此非詩，四句之偈也。取其易爲撮觀記誦，非爲駘蕩性情

也。」予笑曰：「向言戲之耳。雖然，子以學參佛法，不若以信參佛法。」鍾子唯唯而退。

予亦還內室，挑燈讀此卷。予求法僧伽羅境，專攻《阿含》，亦嘗研讀巴利文之《長部》，故於《長阿含經》頗有所會。然鍾子之漫筆，旁求泰西之學，博徵吾國之史，可謂別具一副手眼。嘉其好學，恕其修淺，爲之梓行傳世，且弁以序云。

甲午冬日沙門會閒序。